

DOI: 10.20103/j.stxb.202411072729

庞贵芳, 李敏, 徐苗苗, 黄绚, 姚岚. 共同富裕背景下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以大熊猫国家公园秦岭片区为例. 生态学报, 2025, 45(17): - .

Pang G F, Li M, Xu M M, Huang X, Yao L.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ecological migration on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farm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mon prosperity: a case of the Qinling Area of 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China.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5, 45(17): - .

共同富裕背景下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以大熊猫国家公园秦岭片区为例

庞贵芳, 李 敏*, 徐苗苗, 黄 绚, 姚 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杨陵 712100

摘要:作为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生态守护者”,生态移民搬迁农户为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作为“发展权受限者”,其在生计转型过程中又面临着收入水平、发展能力、生活质量等多维度的贫困挑战。因此,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探究生态移民搬迁农户这一特殊群体所面临的多维相对贫困问题,辨明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对于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最终达成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大熊猫国家公园秦岭片区 585 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1)国家公园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存在结构性差异,其中非经济维度(如取暖、教育、安全感)贫困较为突出;(2)生态移民搬迁显著缓解国家公园农户多维相对贫困;(3)劳动力配置和农业资本投入在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4)国家公园管制政策和补偿政策在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基于此,从完善生态移民搬迁政策推进机制,加大安置区非经济维度支持,引导农户要素自由流动及增强国家公园政策协同效应视角出发,提出针对性建议。通过制度创新、要素激活和政策协同,以期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共同富裕;国家公园;生态移民搬迁;多维相对贫困;国家公园政策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ecological migration on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farm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mon prosperity: a case of the Qinling Area of 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China

PANG Guifang, LI Min*, XU Miaomiao, HUANG Xuan, YAO L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Abstract: As “ecological guardians” in national park development, relocated ecological migrants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Yet as “subjects with restricted development rights,” they fac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challenges—including income levels, livelihood capabilities, and quality of life—during their transitional adaptation.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 defining feat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gainst this backdrop of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these households holds critical significance. By clarifying how ecological migration impacts their poverty dynamics, this research provided key insights for synergiz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with

基金项目: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2023-JC-YB-604);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2024R072);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22XJA79000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1XJC630014)

收稿日期:2024-11-07; **网络出版日期:**2025-00-00

*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imin66@nwafu.edu.cn

livelihood improvements—ultimately supporting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establishing a theoret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ecological migration on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farmers, this study employed micro-level survey data from 585 households in the Qinling area of 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utilizing a two-stage least squares model, mediating effect model, and moderating effect model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and regulatory effects of ecological migration on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This study mainly addressed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First, what impact has ecological migration had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farmers in national parks? Has it alleviated or exacerbated the situation? Second, what is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ecological migration affects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farmers? Third, can national park policies strengthen or weaken the impact of ecological migration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farmers? The findings included: (1) Structural disparities existed in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among national park households, with non-economic dimensions—such as heating accessibility, educational burden, and safety perception deficits—exhibiting pronounced deprivation. (2) Ecological migration can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households in national parks. (3) Labor allocation and agricultural capital investment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ecological migration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households. (4) The regulatory policies and compensation policies of national parks exerted a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impact of ecological migration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households. Drawing on the aforementioned findings, this study put forward context-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from establishing a three-tier publicity network and strengthening non-economic support in resettlement areas, promoting labor skill transformation and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capital factors, and optimizing the policy portfolio for national parks with flexible transition mechanisms.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factor activation and policy coordination, the system achieves organic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livelihood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national park; ecological migration;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national park policy

国家公园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核心载体,肩负着为子孙后代守护珍贵自然资源的重大使命^[1]。然而,我国多数国家公园分布于生态脆弱且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其空间范围与当地农户的生产生活区域存在接壤或重叠现象,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十分突出^[2-3]。依据《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和《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构建的制度框架,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被明确禁止人为活动,而一般控制区则限制开发强度^[4-5]。在此政策框架下,国家公园的农户被赋予“生态守护者”与“发展权受限者”双重角色。从生态层面来看,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生态系统深度绑定,承担着维护生物多样性、涵养水土等公共责任;从发展层面来看,受制于土地用途管制、产业准入限制等政策约束,农户的传统生计空间被压缩、非农就业机会减少,进而引发诸如收入增长停滞、生态权益失衡等多维贫困风险^[6-7]。由此可见,“保护优先”的政策逻辑与“发展优先”的农户需求之间存在着现实矛盾,使国家公园农户成为共同富裕进程中亟待关注的脆弱群体。

生态移民搬迁通过有规划、有组织地转移原有居民迁移至其他地区生活^[8],重构“人-地-业”系统,成为国家公园协调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2024年,《国家公园法(草案)》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在保护与管理的必要性驱动下,国家公园区域内原有居民确有必要迁出时,由地方政府负责妥善安置”^[9],这标志着生态移民搬迁从政策实践向制度化治理的转型。事实上,生态移民搬迁不仅涉及空间迁移与人地关系调整^[8],还涵盖社会适应、生计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6,10]。现有研究表明,生态移民搬迁通过土地集约利用释放生态空间、劳动力非农转移促进收入多元化、资本重组激活绿色产业潜力,有效缓解了生态压力与人地矛盾^[11-13]。例如,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通过参与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实现就业转型^[14],武夷山国家公园通过土

地流转发展生态茶产业激活资本的增值潜力^[15]。也有学者提出,生态移民搬迁引起的要素重置可能割裂农户与生态系统的传统依附关系,同时土地经营权受限会削弱农户积累自然资本的能力,补偿资金与生计需求的错配也会加剧社会融入的壁垒^[16-18],进而制约地方经济发展^[19]。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园的生态移民搬迁不仅具有一般移民搬迁的共性,还承载着把生态红利转化为民生福利的重要责任。为此,国家公园治理实施了一系列政策:管制政策直接承载生态保护重任,限制土地开发强度,抑制资源市场化增值空间^[20];发展政策通过技能培训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劳动力与自然资本协同增效^[21];补偿政策则通过补偿农户的直接投入和机会成本,弥合国家公园建设中的权益失衡^[22]。综合来看,现有研究多单独聚焦生态移民搬迁或国家公园政策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或生态效应,但较少将从整体视角探讨国家公园政策与生态移民搬迁相结合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因此,深入探究如何在国家公园政策框架下,充分发挥生态移民搬迁在生态保护和扶贫纾困方面的双重优势,是妥善协调国家公园建设和反贫困事业的关键,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迫切需要加强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治理。鉴于此,本文基于2023年大熊猫国家公园秦岭片区农户调查数据,考察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主要解答以下问题:①生态移民搬迁对国家公园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缓解还是加剧?②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的传导机制是什么?③国家公园政策能否强化或弱化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体现在:①在研究视角方面,本研究聚焦于国家公园农户这一兼具“生态守护者”与“发展权受限者”双重属性的特殊群体。构建国家公园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实证考察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为治理国家公园相对贫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②在研究内容方面,本研究聚焦于农户内部的要素配置及家庭外部的国家公园政策,揭示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的传导机制和调节效应,为进一步制定合理适配的生态移民搬迁政策和国家公园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国家公园秉持“保护优先”理念,实施差异化分区搬迁策略。核心保护区实施强制搬迁,而一般控制区则在控制人口密度与生产规模基础上保留居民选择权。从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移民决策遵循“理性经济人”假设,农户参与搬迁的意愿基于预期收益最大化原则,其核心诉求在于福利整体优化,而不仅是单一的经济指标提升。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向“美好生活需要”,农户评判生活状况的标准不再局限于经济收入的“贫”,还涵盖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和主观感知层面的“困”^[23-25]。国家公园农户大多生活在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生态脆弱区,生计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开发。生态移民搬迁有组织地将农户从原住地搬出,一方面通过实施能力建设战略,依托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培训与劳务技能转化机制,推动移民从资源消耗型向技术驱动型生计转型,引导其从生态的持续改善中扩展自身的发展空间,进而提高家庭收入^[26]。另一方面,构建复合型补偿体系,整合移民补助、税收减免、信贷支持等政策工具,弥补搬迁过程中的直接资产损失与间接机会成本,为家庭资产重组提供缓冲周期^[27]。此外,安置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提升,极大改善移民人居环境和发展条件^[28],并且安置区远离野生动物活动频繁地区,从空间上减少野生动物肇事可能性,提升农户的生活条件和安全保障^[29]。据此,提出假说:

H1:生态移民搬迁对国家公园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具有负向影响。

1.2 生产要素配置的传导机制

社会比较理论指出,人们总是主动或被动地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在比较中若经济主体处于劣势,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陷入相对贫困^[30]。理性的经济主体会基于自身有限的要素禀赋和面临的约束条件,采取一系列经济行为来优化资源配置,努力摆脱贫困^[31]。对于农户家庭来说,最典型的经济行为是将可支配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分配到农业或非农部门,以实现家庭的收益最大化。在农地配置方面,国家

公园内的农地地块分散、林地地处偏远,移民农户如果继续维持土地种植,需要面临比移民前更大的农业生产经营成本^[32]和非农就业机会成本。并且随着国家公园逐步引导农户外迁并严格控制人口迁入,生态移民搬迁限制了移民返回原住地从事农业生产的行为,散户选择农业雇工生产的可行性也随之降低^[33]。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出现较为明显的非农化倾向^[28]。在农地确权的背景下,移民农户通过流转、委托等方式调整农地经营规模,对农地资源进行理性配置^[34]。生态移民搬迁后,基础设施的改善、培训机会的增加、政府政策的扶持以及生态管护、生态监测等公益性岗位的兜底^[35]等,均为移民农户的市场性就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促使流动性相对较强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逐渐向非农部门转移。此外,移民后家庭生活开支增大的压力,一方面激励农户调整资金使用结构,另一方面也可能对农户的非农就业形成倒逼,促使农户改变家庭的收入结构和就业水平,进而激励农户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平等的社会地位。据此,提出假说:

H2: 国家公园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可以通过改变农户的生产要素配置实现。

H2a: 国家公园生态移民搬迁通过影响家庭农地流转,进而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H2b: 国家公园生态移民搬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力配置,进而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H2c: 国家公园生态移民搬迁通过影响家庭农业资本投入,进而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1.3 国家公园政策的调节作用

国家公园建设通过系统化的政策设计与实施推进生态保护,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对区域内农户生计形成冲击^[36]。为统筹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双重使命,国家公园在严格执行生态管制政策的同时,配套实施差异化发展政策与补偿政策,通过技术培训、资金支持等方式缓解农户生计压力^[37-38]。具体地,国家公园实施的资源利用管控、污染企业迁出等管制政策,客观上压缩了农户传统生产空间,迫使其进行生计模式调整。国家公园制定差异化的发展政策和补偿政策,通过发展能力扶持和经济直接补偿等手段,帮助生态移民搬迁农户获得一定的周转适应时间来提升其内在驱动力,促进农户的生计恢复。政策协同效应下,国家公园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得以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禀赋和主观能动性也得到提高,移民农户重新基于家庭生计禀赋选择生计方式^[20]。部分有能力的农户利用地域和政策优势开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生态产品销售等生计活动^[36],生态移民搬迁的经济、社会及生态价值得以显现。据此,提出假说:

H3: 国家公园政策在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H3a: 国家公园管制政策在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H3b: 国家公园发展政策在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H3c: 国家公园补偿政策在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生态移民搬迁、要素配置和国家公园政策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2 研究区域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大熊猫国家公园秦岭片区地处秦岭南麓中西段,横跨西安、宝鸡、汉中、安康 4 市 8 县 19 个乡镇,总面积 43.86 万 km²。该片区是秦岭大熊猫种群的核心栖息地,现存野生大熊猫 298 只,占该种群总量的 87.9%^[39]。区域内生态保护严格,森林覆盖率高达 82%,生态空间占比超 89%,耕地面积仅占 2.21%。长期以来,当地农户主要依赖传统农林牧业和资源开发型产业维持生计,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居民收入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施后^[40],矿产开采、林木采伐等传统生计被全面禁止,截至 2023 年,区域内累计关停并生态修复矿山 169 处。为实现平衡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当地实施了生态移民搬迁工程,逐步引导区域内农户迁移到城镇或集中安置点,并配套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生态公益林补贴等政策,同时为农户提供就业培训以促进生计转型。该研究区域集中体现了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之间的典型冲突,为解析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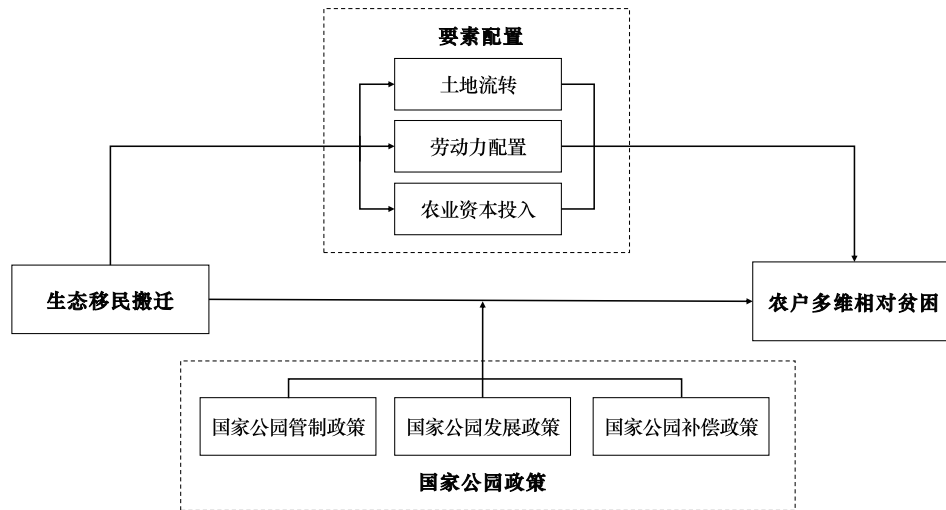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框架分析图

Fig.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源于课题组于2023年5—7月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秦岭片区西安市、汉中市和安康市开展的入户调研。问卷详细采集了当地农户的家庭基本情况、生态移民搬迁、国家公园建设参与以及国家公园政策措施等相关信息。为保证抽样的科学性和代表性,课题组遵循分层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获取农户信息。在数据清洗后,累计回收有效问卷829份。其中西安市调研样本未涉及生态移民搬迁农户,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本研究仅使用汉中市和安康市的585份有效数据展开分析。在样本构成方面,搬迁户问卷103份,非搬迁户问卷482份。样本中搬迁农户占比为17.61%,这一比例与全国统计数据基本相符,也与现有文献中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结果相近^[28],该契合性不仅反映了样本的合理性,而且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与已有研究进行对比的参照标准,从而增强了本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和代表性。

2.3 研究方法

2.3.1 A-F 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法

本文采取 Alkire and Foster^[41]提出的 A-F 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法,参考通用的等权重法来测量国家公园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42—43]。该方法通过设定多维度贫困的临界值,判断个体是否处于多维贫困状态,来反映贫困问题的本质和起因,被广泛运用于全球相关研究和实践^[44—45]。具体方法分为识别与测算两阶段:(1)多维相对贫困的识别。首先,以农户家庭为单元构建多维相对贫困矩阵 $X_{n \times s} = x_{ij}$,其中 n 代表家庭编号; s 代表贫困维度(如收入、就业等), x_{ij} 表示家庭 i 在维度 j 的家庭情况。其次,构建多维相对贫困剥夺矩阵 $Z_{1 \times s} = z_j$, z_j 表示各维度的剥夺阈值。最后,将家庭实际指标 x_{ij} 与阈值 z_j 对比。当 $x_{ij} \geq z_j$ 时,表示农户 i 在 j 维度未处于剥夺状态,取 $g_{ij} = 0$;反之, $x_{ij} < z_j$ 时,表示农户处于被剥夺状态,取 $g_{ij} = 1$,最终生成剥夺状态矩阵 $G_{n \times s} = g_{ij}$ 。(2)多维相对贫困的测算。基于剥夺状态矩阵,加权计算每个家庭的总剥夺分值: $C_i(k) = \sum_{j=1}^s w_j g_{ij}$,其中 w_j 为 j 维度的权重, g_{ij} 为家庭 i 在 j 维度的剥夺状态, $C_i(k)$ 表示家庭 i 的总体剥夺得分即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C_i(k)$ 越接近于1,说明农户陷入相对剥夺的程度越深。因此,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越接近0越好。

2.3.2 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

政府赋予部分农户自主决定是否参与生态移民搬迁的权利,但多维相对贫困可能干扰农户的搬迁决策。为克服内生性问题,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来解决潜在的反向因果问题。参考张焕柄和张莉琴^[28]的研究,选择“群体效应”作为工具变量,构建如下模型:

$$EM_i = \alpha_0 + \alpha_1 Z_i + \alpha_2 X_i + \mu_i \quad (1)$$

$$MRP_i = \beta_0 + \beta_1 EM_i + \beta_2 X_i + \varepsilon_i \quad (2)$$

式中, EM_i 表示农户是否生态移民搬迁; Z_i 为工具变量群体效应; X_i 为控制变量; EM_i 是通过式(1)测算出的农户是否生态移民搬迁的拟合值; MRP_i 为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α_0 、 β_0 为常数项, α_1 、 β_1 为待估参数, μ_i 、 ε_i 为随机扰动项。

2.3.3 中介效应模型

为探讨生态移民搬迁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机制,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的研究^[46],建立如下中介效应模型对农地流转、劳动力配置和农业资本投入的传导机制进行检验:

$$Media_i = \beta_{10} + \beta_{11} EM_i + \beta_{12} Z_i + \beta_{13} X_i + \varepsilon_{1i} \quad (3)$$

$$MRP'_i = \beta'_{10} + \beta'_{11} EM_i + \beta'_{12} X_i + \delta_i Media_i + \varepsilon_i \quad (4)$$

式中, $Media_i$ 表示中介变量,包括农地流转、劳动力配置和农业资本投入; β_{10} 、 β'_{10} 表示常数项; β_{11} 为生态移民搬迁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系数; β'_{11} 表示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直接影响系数; β_{12} 和 β'_{12} 表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 δ_i 表示在控制生态移民搬迁的影响后,中介变量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系数。

2.3.4 调节效应模型

为探讨国家公园政策是否在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中存在调节作用,设定如下调节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MPI_i = \rho_0 + \rho_1 EM_i + \rho_2 T_i + \rho_3 EM_i \times T_i + \rho_4 X_i + \varepsilon_i \quad (5)$$

式中, T_i 表示国家公园政策,包括国家公园管制政策、发展政策、补偿政策,其余变量均与基准回归的变量设置相同。 ρ_0 为常数项, ρ_1 、 ρ_2 、 ρ_3 、 ρ_4 和 ε_i 为待估参数值。

2.4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2.4.1 被解释变量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数。本研究基于新时代共同富裕战略背景构建生态移民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体系。共同富裕在微观层面体现为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动态治理,其贫困缓解程度直接反映相对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47]。为精准响应共同富裕“注重发展成果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要求。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标设计深度融入共同富裕内涵框架,同时结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24 年全球多维贫困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的指标选取以及调研地区的特殊性。具体地,经济维度选取收入与就业指标^[23],着重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就业公平;发展能力维度通过教育、健康、培训和社会参与等指标,着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生活质量维度涵盖用水条件、卫生设施、取暖条件和住房条件等,体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另外,刘明月等^[24]强调,搬迁农户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需要应对生活方式的转变的多重压力,其主观福利状况对实现“稳得住”“能融入”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结合二十大报告关于“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的要求和国家公园的特殊性,选取生活满意度、野生动物肇事感知和未来信心程度来监测搬迁农户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25,48-49]。综合相关政策和研究,本文从经济水平、发展能力、生活质量和主观福利 4 个维度出发,选取 17 个指标来衡量生态移民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具体指标如表 1 所示。

2.4.2 核心解释变量

生态移民搬迁。农户响应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优先的理念号召,从原本居住的国家公园保护限制区域迁出,并顺利搬入新居,这一过程体现了生态移民搬迁的实际行动。研究参考刘明月等^[24]、张焕柄和张莉琴^[28]的做法,用 1 表示农户已生态移民搬迁,0 表示未生态移民搬迁。

2.4.3 工具变量

群体效应。在本研究情境下,群体效应着重体现为亲戚邻居对生态移民搬迁这一行为所秉持的态度。在农村地区,农户与亲邻之间通常联系紧密,这种联系不仅局限于日常的人情往来,还涉及生产、生活等重要事务决策。若周围多数亲戚邻居对生态移民搬迁表现出支持和参与的态度,农户可能受到群体态度的感染,进

而倾向于做出相同的搬迁决策^[28]。而亲戚邻居的参与态度,并不会直接作用于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水平。换言之,群体效应仅限于生态移民搬迁决策环节,不会直接作用于农户在收入、教育、健康、生活质量等多维度构成的相对贫困水平,符合工具变量的内在要求。

表 1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

Table 1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dicator system for farmers

维度 Dimension	剥夺指标 Deprivation indicator	指标含义 Indicator meaning	剥夺临界值定义 Definition of deprivation threshold	权重 Weight
经济水平维度 Economic level dimension	收入	人均年收入	同乡镇样本农户人均年收入中位数的 40% 作为该乡镇相对贫困线,低于相对贫困线为 1,否则为 0	1/8
	就业	劳动力完全就业	存在家庭劳动力待业或赋闲在家为 1,否则为 0	1/8
发展能力维度 Development capacity dimension	教育	受教育情况	存在劳动力受教育为小学及以下为 1,否则为 0	1/16
	健康	自评健康	存在家庭成员自评为不健康为 1,否则为 0	1/16
	培训	技能培训参与	家庭无人接受过技能培训为 1,否则为 0	1/16
	社会参与	社区活动参与	家庭未参加过社区活动次数为 1,否则为 0	1/16
生活质量维度 Quality of life dimension	用水条件	安全饮用水	家庭未接通自来水赋值为 1,否则为 0	1/16
	卫生设施	厕所类型	家庭不能使用水厕赋值为 1,否则为 0	1/16
	取暖条件	燃料使用	家庭使用薪柴取暖赋值为 1,否则为 0	1/16
	住房条件	住房结构	无房或住房为土坯/土木结构为 1,否则为 0	1/16
主观福利维度 Subjective well-being dimension	安全感	野生动物肇事感知	受访者认为当前野生动物冲突加剧为 1,否则为 0	1/12
	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	对家庭的生活满意度评价较低赋值为 1,否则为 0	1/12
	获得感	未来信心程度	认为家庭未来增收可能性较小赋值为 1,否则为 0	1/12

2.4.4 中介变量

生产要素配置。生产要素配置是农户进行生产生计的主动因素,农户通过重新配置生产要素以适应生态移民搬迁的变化,进而影响其多维相对贫困。生产要素可以分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类。参考崔益邻等^[50],马俊凯和李光泗^[51]的研究,本文以农地转出面积占家庭实际经营面积的比重衡量农户家庭土地配置情况;以非农劳动力占家庭总劳动力的比重衡量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情况;以劳均农业经营成本,即家庭农业经营成本与家庭劳动力人数比值的对数来衡量农户家庭资本配置情况。

2.4.5 调节变量

国家公园政策。国家公园管制政策限制了保护区域内的人类活动,导致移民难以维持传统生计。但国家公园发展政策和补偿政策也不断调整和优化,以保障搬迁农户的合法权益。调研农户处于国家公园政策辐射范围内,国家公园政策是影响其生态移民搬迁和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参考栗璐雅^[37]对国家公园政策的类型划分和评价方式,邀请农户对国家公园管制政策(资源利用管控、产权管理、生态保护工程)、发展政策(转产扶持、特许经营、技能培训、生态产业建设、入口社区和特色小镇建设)和补偿政策(地役权补偿、生态公益林补偿、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补贴、生态移民搬迁补偿)实施情况进行打分评价。未参与的政策评 0 分,参与的政策采用 5 分制评分,以全面反映农户对政策实施效果的满意度和反馈。最终,通过各类政策评分的算术平均值来定义国家公园管制政策、国家公园发展政策和国家公园补偿政策。

2.4.6 控制变量

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三个角度选取控制变量。户主特征包括户主性别、户主年龄、年龄的平方及受教育程度;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规模、抚养负担比、耕地规模、耕地质量、社会网络、资金约束和野生动物

肇事。村庄特征包括村庄是否位于国家公园范围内以及样本所在市县变量。本文涉及的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2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型 Variable type	变量名称 Variables name	变量说明 Variables meaning	均值 Mean value	标准差 Std.
被解释变量 Explained variable	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采用 A-F 法测得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得分	0.292	0.135
解释变量 Independent variable	生态移民搬迁	已生态移民搬迁 = 1, 未生态移民搬迁 = 0	0.176	0.381
工具变量 Instrumental variable	群体效应	亲戚邻居对生态移民搬迁的态度? 同意 = 5; 比较同意 = 4; 一般 = 3; 比较不同意 = 2; 不同意 = 1	3.181	0.985
中介变量 Mediator variable	农地流转	农地转出面积占家庭实际经营面积的比重 (%)	1.024	2.325
	家庭劳动力配置	非农劳动力占家庭总劳动力的比重 (%)	0.476	0.296
	劳均农业经营成本	农业经营成本/家庭劳动力人数(对数)	2.257	1.857
调节变量 Moderator variable	国家公园管制政策	农户对国家公园管制政策评分的算术平均数	0.444	0.735
	国家公园发展政策	农户对国家公园发展政策评分的算术平均数	0.371	0.760
	国家公园补偿政策	农户对国家公园补偿政策评分的算术平均数	0.484	0.778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户主性别	男 = 1; 女 = 0	0.937	0.244
	户主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 岁	56.439	11.298
	户主年龄平方	户主实际年龄的平方	3312.830	1290.956
	户主受教育年限	户主的受教育年限: 年	6.774	4.055
	家庭规模	家庭总人口数: 人	3.750	1.413
	抚养负担比	家庭非劳动力人数/家庭总人口数	0.267	0.272
	耕地规模	家庭实际经营的耕地面积: 亩	3.759	5.458
	耕地质量	非常好 = 5; 比较好 = 4; 一般 = 3; 比较差 = 2; 非常差 = 1	3.325	0.868
	社会网络	亲戚朋友中能人的数量: 人	2.376	4.446
	资金约束	家庭现有现金存款的对数: 万元	5.025	5.428
	野生动物肇事	家庭是否经历过野生动物肇事: 是 = 1, 否 = 0	0.526	0.500
	是否在国家公园内	是 = 1, 否 = 0	0.674	0.469
	地区虚拟变量	安康市 = 1, 汉中市 = 0	0.210	0.408

Std.: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实证分析前,本研究首先进行量表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1, KMO 值为 0.818,表明量表数据信度和效度良好;其次,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以排除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 VIF 值均远低于 10,最高为 1.31,平均为 1.14,说明变量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确保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此外,进行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不可识别检验显示, Kleibergen-Paap $rk\ LM = 24.213$ ($P = 0.000 < 0.01$), 强烈拒绝工具变量不可识别的原假设;弱工具变量检验显示, Kleibergen-Paap $rk\ F = 25.553$ ($P = 0.000 < 0.01$), 强烈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异方差稳健的 DWH 检验显示,解释变量的内生性 P 值小于 0.01, 强烈拒绝核心解释变量为外生的原假设,以上检验结果表明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效果更优。

3.1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测算结果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测算结果如表 3 所示。从单维相对贫困发生情况来看,农户主观福利维度下的安全感遭受剥夺的情况最多,其次是发展能力维度的教育贫困和生活质量维度的取暖贫困;在用水条件、卫生设施和幸福感方面遭到剥夺的可能性较小。从多维相对贫困指标的测算结果来看,样本农户的主观福利维度贫困指数最高,其次是发展能力贫困、生活质量贫困,在经济水平维度农户遭受剥夺的可能性最低。从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数测算结果来看,样本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平均值为 0.292,中位数为 0.292,表明样本农户的多维

相对贫困状况相对集中;众数为 0.208,标准差为 0.135,表明大多数农户的贫困水平处于较低状态,但仍存在少部分农户贫困水平较高。

从农户家庭单维相对发生率来看:经济水平维度下,收入和就业的贫困发生率分别为 14.02%和 14.70%,处于较低水平,表明在经济收入和就业机会方面贫困家庭占比较小;发展能力维度下,教育贫困发生率高达 59.66%,凸显教育对农户家庭长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主观感知维度下,安全感贫困发生率达 71.28%,表明七成以上的家庭在安全感方面存在相对贫困,随着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逐渐恢复和增长,动物与人类居住区的接触日益频繁,对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生活质量维度中,取暖条件的贫困发生率达到 56.07%,而住房条件的贫困发生率为 34.53%,反映出农户家庭在取暖设施和住房条件方面均亟待改善。

表 3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测算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assessment for farmers

指标类型 Indicator type	变量 Variable	平均值 Mean	中位数 Median	众数 Mode	标准差 Std.	贫困家 庭总数 Total impoverished families	贫困发 生率% Poverty rate
单维相对贫困指标 Un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dicator	收入	0.140	0	0	0.347	82	14.02
	就业	0.150	0	0	0.354	86	14.70
	教育	0.600	1	1	0.491	349	59.66
	健康	0.160	0	0	0.364	92	15.73
	培训	0.450	0	0	0.498	266	45.47
	社会参与	0.270	0	0	0.445	159	27.18
	用水条件	0.010	0	0	0.101	6	1.03
	卫生设施	0.090	0	0	0.280	50	8.55
	取暖条件	0.560	1	1	0.497	328	56.07
	住房结构	0.350	0	0	0.476	202	34.53
	安全感	0.710	1	1	0.453	417	71.28
	幸福感	0.060	0	0	0.247	38	6.50
	获得感	0.440	0	0	0.496	255	43.59
多维相对贫困指标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dicator	经济水平维度	0.144	0.000	0.000	0.260	—	—
	发展能力维度	0.370	0.250	0.500	0.242	—	—
	生活质量维度	0.250	0.250	0.250	0.199	—	—
	主观福利维度	0.405	0.333	0.333	0.254	—	—
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dex	MRP	0.292	0.292	0.208	0.135	—	—

MRP: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dex

3.2 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表 4 报告了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生态移民搬迁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第一阶段工具变量群体效应在 1%水平上对生态移民搬迁具有显著影响,再次验证了群体效应作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在考虑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生态移民搬迁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控制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后,生态移民搬迁的农户比未生态移民搬迁的农户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可能性低 25.2%,因此,生态移民搬迁显著有助于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系数 = -0.252 且 $P < 0.01$),假设 H1 得到验证。这与李聪等^[52]和罗媛月等^[53]研究结果一致,与严中成^[20]研究结果不同,可能是国家公园生态移民搬迁农户大多原居于偏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的地区,依赖自然资源生存。而搬迁项目并非将移民简单的物理位移,更是实现了生产生活场域转换、社会网络重构与文化心理调适的多维转型。安置区在生产生活环

境、就业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上的跨越式提升,并通过“迁出地生态修复+迁入地产业培育”的双驱动战略,构建涵盖特色种养、生态旅游、手工艺传承等领域的替代生计体系,从而帮助农户缓解多维相对贫困。

表 4 生态移民搬迁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among farmers affected by ecological migration

变量 Variable	第一阶段 生态移民搬迁 First stage: Ecological migration	第二阶段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Second stag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farmers
生态移民搬迁 Ecological migration		-0.252 *** (-2.824)
户主性别 Household head's gender	-0.031 (-0.556)	-0.019 (-0.840)
户主年龄 Household head's age	0.014 (1.224)	0.010 ** (2.113)
户主年龄平方 Square of household head's age	-0.001 (-1.347)	-0.001 * (-1.928)
户主受教育年限 Household head's years of education	0.001 (0.111)	-0.005 *** (-3.013)
家庭规模 Family size	-0.014 (-1.389)	0.000 (0.089)
抚养负担比 Dependency burden ratio	0.072 (1.106)	0.072 ** (2.500)
耕地规模 Cultivated land scale	-0.000 (-0.105)	-0.001 (-1.219)
耕地质量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0.032 ** (2.179)	-0.012 (-1.525)
社会网络 Social network	-0.001 (-0.346)	-0.003 *** (-2.881)
资金约束 Financial constraint	-0.003 (-0.941)	-0.002 (-1.416)
家庭野生动物肇事经历 Experience of wildlife damage	0.012 (0.399)	0.029 ** (2.122)
是否在国家公园内 Whether in the national park	0.061 * (1.930)	0.045 *** (2.851)
地区虚拟变量 Regional dummy variable	0.339 *** (7.036)	0.083 ** (2.122)
群体效应 Group effect	0.075 *** (5.055)	
常数项 Constant term	-0.541 (-1.631)	0.067 (0.493)
样本量 Sample size	585	585

*、**、*** 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从控制变量可以看出,户主年龄平方、户主受教育年限、能人数量均显著降低了农户多维相对贫困,而户主年龄、抚养负担比、家庭野生动物肇事经历、村庄特征变量显著增大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其中,户主年龄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年龄的平方在 10% 的统计水平上负向显著,说明户主年龄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产生影响,且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年龄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3.3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替换检验模型。一是参考张焕柄和张莉琴^[28]的研究,引入处

理效应模型(TEM),将反向因果、样本选择偏误和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纳入统一框架进行处理,检验结果如表5列(1)所示;二是针对多维相对贫困水平这一受限变量(取值范围为0—1),引入含内生解释变量的Tobit模型(IV-Tobit)进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5列(2)所示。其次,替换被解释变量。参考兰夏晨皓^[54]的研究,将多维相对贫困水平替换为多维相对贫困状态,并设定1/4为判断多维相对贫困状态的阈值,采用IV-Probit模型进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5列(3)所示。最后,缩尾处理。对多维相对贫困水平变量进行1%的双边缩尾处理,以降低异常值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5列(4)所示。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5 The results of the robustness test

变量 Variable	(1) TEM	(2) IV-Tobit	(3) IV-Probit	(4) 缩尾处理 Winsorizing
生态移民搬迁	-0.148 **	-0.257 ***	-2.422 **	-0.252 ***
Ecological migration	(-2.509)	(-2.755)	(-2.536)	(-2.827)
常数项	0.171	0.070	-2.345	0.068
Constant term	(1.421)	(0.452)	(-1.487)	(0.501)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Sample size	585	585	585	585

TEM:处理效应模型 Treatment effects model;IV-Tobit:含内生变量的Tobit模型 Instrumental variables methods for tobit models;IV-Probit:含内生变量的Probit模型 Instrumental variables methods for probit models

根据表5检验结果,三种稳健性检验方法的结果均显著且与2SLS回归结果方向一致,表明在替换检验模型、替换被解释变量和对数据进行缩尾处理后,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负向影响依然显著,本研究实证结果稳健。

3.4 生产要素配置的传导机制检验

表6报告了生产要素配置在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中的机制检验结果。农地流转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表明农地流转在国家公园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假说H2a不得证。土地要素配置行为是农户基于经济社会环境、家庭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做出的决策^[31—32],理论上生态移民搬迁农户会通过土地流转等经济行为来谋求家庭收益最大化。然而,受国家公园优先保护理念的限制,农户无法返回原住地继续开展农业生产,既不能维持原有规模的土地自种,也无法通过土地流转或委托他人代为经营来维持生计,这可能是土地流转未能有效发挥传导机制的重要原因。

表6 生产要素配置的传导机制检验

Table 6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est of production factor allocation

变量 Variable	农户多维 相对贫困 MRP	农地流转 Land transfer	劳动力配置 Labor allocation	农业资本投入 Agricultural capital investment	农户多维 相对贫困 MRP	农户多维 相对贫困 MRP	农户多维 相对贫困 MRP
生态移民搬迁	-0.252 ***	-0.984	0.266 *	-1.499 *	-0.249 ***	-0.220 ***	-0.241 ***
Ecological migration	(-2.824)	(-0.798)	(1.795)	(-1.680)	(-2.816)	(-2.627)	(-2.721)
农地流转 Land transfer					0.003 (0.940)		
劳动力配置 Labor allocation						-0.118 *** (-4.783)	
农业资本投入 Agricultural capital investment							0.007 * (1.666)
中介效应/总效应 Mediation effect/Total effect					1.25%	12.49%	4.21%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Sample size	585	585	585	585	585	585	585

农户劳动力配置和农业资本投入在国家公园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假说 H2b、H2c 得证。其中,劳动力配置的部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 12.49%,农业资本投入的部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 4.21%。参与国家公园生态移民搬迁显著降低家庭农业资本的投入,促进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进而有助于多维减贫。综上,假说 H2 部分得证。

3.5 国家公园政策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 7 报告了国家公园政策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其中,国家公园管制政策与生态移民搬迁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国家公园管制政策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假设 H3a 得证。国家公园在生态保护优先原则指导下,通过强化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管理制度,有效保障了国有与集体自然资源的完整性。在具体实施层面,国家公园管制政策对农户的自然资源利用行为实施合理规制,并有序推进生态移民搬迁工程,这些政策组合引发生态移民群体生产经营模式重构与生计资本结构性调整。受传统生计惯性的制约,移民群体面临信息获取渠道窄化、非农职业技能匮乏及社会融入焦虑等适应困境^[55],导致国家公园管制政策的刚性约束与移民群体的适应能力不足产生交互作用,客观上弱化了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

国家公园发展政策与生态移民搬迁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表明国家公园发展政策对生态移民搬迁与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之间的影响较弱,假设 H3b 不得证。国家公园发展政策通过经济发展和为当地人提供环境友好的替代收入,进而改变人们管理资源和谋生的方式来实现保护的目标^[56]。我国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时间较短,当前转产扶持和特许经营、人口社区和特色小镇等后续产业建设都处于初期试验阶段,且消费者对生态产业和生态产品的消费也是基于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认可。因此,相比于管制政策和补偿政策能在短期内发挥作用,国家公园发展政策的实施和改善是逐步且复杂的^[57]。

表 7 国家公园政策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7 Results of the moderation effect test of national park policies

	(1)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MRP	(2)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MRP	(3)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MRP
生态移民搬迁	-0.274 **	-0.346 **	-0.598 **
Ecological migration	(-2.364)	(-2.551)	(-2.237)
国家公园管制政策	-0.015		
National park regulation policy	(-1.081)		
国家公园发展政策		-0.037 ***	
National park development policy		(-3.032)	
国家公园补偿政策			-0.040
National park compensation policy			(-1.534)
生态移民搬迁×国家公园管制政策	0.131 ***		
Ecological migration×National park regulation policy	(2.686)		
生态移民搬迁×国家公园发展政策		0.105	
Ecological migration×National park development policy		(1.523)	
生态移民搬迁×国家公园补偿政策			0.255 **
Ecological migration×National park development policy			(2.063)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s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Sample size	585	585	585

国家公园补偿政策与生态移民搬迁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国家公园补偿政策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假设 H3c 得证,H3 部分得证。调研地依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实施补偿政策,缺乏细化调整措施,导致实施过程僵化。例如,野生动物肇事损失补偿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损失评估的门槛较高,受灾农户常常难以达到相关标准,导致上报后难以获得有效赔偿。其次,即使损失达到补偿标准,补偿比例也较低。当农作物损失达到 60%时,农户只能按照市场价的 50%获得补偿。此外,部分农户不知晓政府已统一购买肇

事保险,导致上报意识薄弱。这些问题使得国家公园补偿政策的实施不到位,进而弱化了生态移民搬迁的多维相对减贫效果。

4 讨论

在推动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保护工作时,保障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不容忽视。通过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到,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张维泰等^[58]通过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分析水电移民搬迁、生产要素配置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得到的结论大致相同,但需要说明的是,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户家庭经济水平维度的“收入”变量,本研究在此基础上采纳张焕柄和张莉琴^[28]关于搬迁农户就业状况的视角,深化了对农户家庭经济水平维度的探讨,且引入非经济维度的指标,全面衡量搬迁对农户家庭内生发展动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单一的经济维度,农户家庭在非经济维度上的贫困问题更为严峻,这一发现提示国家公园生态移民搬迁政策制定需要加大对农户非经济领域贫困问题的关注。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国家公园管制政策和补偿政策在调节生态移民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方面发挥负向作用,而发展政策未发生显著影响。这与栗璐雅^[37]分区内及周边进行国家公园政策对农户收入影响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存在部分差异,该研究发现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政策和发展政策对农户收入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这种差异表明国家公园政策可能因农户群体的特征以及区域环境的特定条件而有所不同,因此需要为生态移民搬迁群体设计更加精准的后续扶持政策,以确保生态移民搬迁政策和国家公园政策的有效性。一方面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时间较短,并且地跨川陕甘三省,统一的国家公园政策可能无法充分发挥政策优势,另一方面国家公园在逐步推进和调整转产扶持、特许经营、人口社区和特色小镇等发展政策方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对于生态产品价值的开发和实现仍在摸索阶段,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主要是基于对生态环境质量的信任和认可。因此,与能够迅速见效的管制和补偿政策相比,国家公园的发展政策效果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

当然,本研究使用截面数据分析生态移民搬迁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情况,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截面数据无法捕捉移民前后农户状况的演变,限制了对农户动态适应过程和长期影响的深入洞察。今后研究可致力于开展纵向的追踪调研,观察并记录农户在生态移民搬迁过程中的发展轨迹,以弥补截面研究的不足,增强研究结果的因果推断力。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大熊猫国家公园秦岭片区农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生态移民搬迁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并深入剖析家庭内部生产要素配置的机制作用、外部国家公园政策的调节作用。主要结论如下:(1)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集中在较低水平,但存在部分农户贫困程度较高,且经济水平维度的贫困剥夺较少,安全感、教育机会和取暖条件等非经济水平维度的贫困剥夺较多;(2)生态移民搬迁能显著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3)生态移民搬迁通过缩减农业资本投入、引导农户向非农部门转移来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4)国家公园管制政策和国家公园补偿政策负向调节“生态移民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国家公园发展政策无显著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1)搭建“政府—社区—农户”三级宣传网络,县级政府借助短视频平台、地方电视台等发布政策解读动画与典型案例;乡镇组织搬迁政策宣讲团,结合村民大会开展入户讲解;社区利用公告栏、微信群定期推送安置条件、补偿标准等信息。同时,开展“现身说法”活动,邀请已搬迁农户分享经验,增强政策说服力,激发农户参与积极性。在帮扶阶段,加强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非经济维度的支持力度,助力移民在新环境实现从“搬得出”到“稳得住、能发展”的跨越。(2)劳动力与资本要素的顺畅流动,是生态移民搬迁发挥多维减贫效应的关键。针对劳动力要素,应深入调研当地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方向,制定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帮助移民农户掌握专业技能,提升其从传统农业向生态产业转型的能力。对于资本要素,实施税收减免与财政补贴政策,降低投资门槛,吸引社会资本与农户自

有资本结合,充分发挥生产要素在减贫中的协同作用。(3)优化国家公园政策体系,增强政策协同效应。一是优化管制政策,保障农户平稳过渡。如允许搬迁农户在三年内每年不超过 20 天季节性返回原住地采集非木材林产品,且搬迁后半年内保留其小型生产工具(如蜂箱),助力生计模式转变。二是加快发展政策落地。设立生态产业引导基金,对吸纳搬迁农户就业的企业实施分层级税收减免,调动企业积极性,促进农户稳定就业。三是改革补偿政策流程。建议降低损失评估门槛,综合考虑受灾农户的实际损失和承受能力,制定更合理的补偿标准,确保补偿精准落实^[59]。同时开展“政策明白人”工程,选拔并培训政策宣讲员向农户解读补偿标准、协助申报,提升国家公园补偿政策实施效果。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黄懿,汪伟,王金山.给予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遗产.新华每日电讯,2024-10-12(001).
- [2] 郭强,刘宁.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经济与环境效益权衡——利益相关者博弈分析.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12[2025-04-27]. <https://doi.org/10.15886/j.cnki.hnus.202412.0240>.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2021-03-22)[2024-05-16].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3/22/content_5594969.htm.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2017-09-26)[2024-05-16]. https://www.gov.cn/zhengce/2017-09/26/content_5227713.htm.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2019-06-26)[2024-05-16]. 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6/26/content_5403497.htm.
- [6] 王娅,刘洋,周立华.祁连山北麓生态移民的生计风险与应对策略选择——以武威市为例.自然资源学报,2022,37(2):521-537.
- [7] 荣钰,庄优波,杨锐.中国国家公园社区移民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园林,2020,36(8):36-40.
- [8] 张啸.国内生态移民研究述评.合作经济与科技,2024(6):183-185.
- [9]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公园法草案二审: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025-02-11)[2025-03-20]. 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502/t20250211_442778.html.
- [10] 徐如明.民族地区生态移民生计资本对其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基于宁夏银川市生态移民区的实证调查.民族学论丛,2024,34(2):101-110.
- [11] 张伟,周亮,孙东琪,胡凤宁.干旱区生态移民空间迁移特征与生态影响——以甘肃省古浪县为例.干旱区地理,2022,45(2):618-627.
- [12] 冯英杰,钟水映.生态移民农地流转及其收入效应研究——兼论生态移民土地政策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联合调节效应.经济问题探索,2019(4):170-181.
- [13] Liu M Y, Feng X L, Zhao Y F, Qiu H G.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relo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come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3, 99: 35-44.
- [14] 赵翔,朱子云,吕植,肖凌云,梅索南措,王昊.社区为主体的保护: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公益岗位的思考.生物多样性,2018,26(2):210-216.
- [15] 王博杰,何思源,闵庆文.自然保护地传统产业转型发展的经验与优化:来自武夷山国家公园茶产业的启示.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22,38(10):1229-1238.
- [16] 郭晓莉,李灵堂.政府支持、社会融入与生态移民贫困脆弱性——基于陕南生态移民区的调查数据.预测,2021,40(2):1-8.
- [17] 刘格格,周玉玺,葛颜祥.生态补偿何以促进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共同富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4,34(4):197-209.
- [18] Lemenih M, Kassa H, Kassie G T, Abebaw D, Tekla W. Resettlement and woodland management problems and options: a case study from North-western Ethiopia. Land Degradation & Development, 2014, 25(4):305-318.
- [19] De Haan A. Livelihoods and poverty: The role of migr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migration literature.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9, 36(2):1-47.
- [20] 严中成.生态管制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例[D].雅安:四川农业大学,2023:95-132.
- [21] 王怀毅,雷海,窦亚权,赵晓迪,王海洋.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社区协调发展的基本逻辑、实现模式与优化路径.环境保护,2024,52(S4):76-81.
- [22] 李桂英.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实践样态与制度完善.国家公园(中英文),2024(5):308-316.
- [23] 王小林,冯贺霞.2020年后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国际经验与政策取向.中国农村经济,2020(3):2-21.
- [24] 刘明月,冯晓龙,张崇尚,仇焕广.易地扶贫搬迁的减贫效应与机制.中国农村观察,2022(5):61-79.
- [25] 田雅娟,刘强,冯亮.中国居民家庭的主观贫困感受研究.统计研究,2019,36(1):92-103.
- [26] 李聪,郭慢慢,李萍.破解“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发展困境——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福祉-生态”耦合模式分析.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9,33(11):97-105.
- [27] 杜春林,程莉祺.从强制性到诱致性:水库移民政策演进与创新路径——以湖南省水库移民政策为例.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21, 22(6): 73-81.
- [28] 张焕柄, 张莉琴. 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农户就业的影响——基于西部 9 省 11 县的调研. 资源科学, 2023, 45(12): 2449-2462.
- [29] 祁新华, 陈哲璐, 郑伯铭, 张惠光, 蔡斌, 程煜. 野生动物肇事: 研究热点、难点与争论焦点. 生态学报, 2023, 43(11): 4434-4444.
- [30] 彭瑞峰. 家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对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D]. 蚌埠: 安徽财经大学, 2022: 18-50.
- [31] 李松泽. 职业分层、要素配置与农户家庭福利. 理论探讨, 2023(5): 164-170.
- [32] 王冬雪, 张会萍. 无土与有土安置对移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及群体收入分异——基于宁夏“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区 948 份调查数据.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1, 35(9): 45-52.
- [33] 张自强, 黄敏. 老龄化、要素配置与农户集体林种植决策.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4, 23(1): 91-100.
- [34] Li C Y, Jiao Y, Sun T, Liu A R. Alleviating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through land transfer: Evidence from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1, 69: 101670.
- [35] 徐苗苗. 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生计策略及收入的影响研究——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例[D]. 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3: 24-25.
- [36] 马奔. 基于农户生态福利实现的保护政策评价及优化研究[D].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2020: 60-102.
- [37] 栗璐雅. 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收入水平及结构影响的研究——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D].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2021: 133-157.
- [38] Wang W L, Ren Q, Yu J. Impact of the ecological resettlement program on participating decis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southern Shaanxi, China.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18, 95: 1-9.
- [39] 陕西省林业局. 牢记“国之大者”当好秦岭卫士. 秦岭生态环境质量稳步向好. (2023-07-17) [2025-01-16]. http://lyj.shaanxi.gov.cn/ztl/gjgy/qlgy/qlgyylb/202312/t20231215_2310737.html.
- [4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批复 国函〔2021〕102 号. (2021-10-14) [2024-05-16].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0/14/content_5642465.htm.
- [41] Alkire S, Foster J.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1, 95(7/8): 476-487.
- [42] 武照亮, 曹虎, 靳敏. 湿地保护对农户生计结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基于自然保护区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23, 39(7): 885-895.
- [43] 石颜露, 陈琛, 王立群. 首轮退耕还林补贴到期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23(4): 125-134.
- [44] 邹薇, 程小佩, 樊增增. 多维视角下中国相对贫困的识别与分解.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76(5): 109-124.
- [45] 罗万云, 戎铭倩, 王福博, 胡雪, 孙慧.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民族地区农户相对贫困多维度识别研究——以新疆和田市为例.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2, 36(6): 15-24.
- [46]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5): 731-745.
- [47] 杨春红, 李小燕, 凌志东.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5, 46(1): 118-125.
- [48] 张清, 付晖. 社区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感知意愿——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黎母山片区为例. 国家公园(中英文), 2024, 2(07): 456-464.
- [49] 耿名徽, 夏依婷, 王锐锋, 高大中, 崔国发. “人兽冲突”领域的研究进展与缓解经验. 国家公园(中英文), 2024(9): 566-576.
- [50] 崔益邻, 蒋妍, 赵江萌. 土地确权、要素配置与农户收入不平等——基于 CHARLS2018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经济, 2024(1): 45-53.
- [51] 马俊凯, 李光泗. 农地确权、要素配置与种植结构: “非粮化”抑或“趋粮化”. 农业技术经济, 2023(5): 36-48.
- [52] 李聪, 刘杰, 黎洁. 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综合效应评估及政策创新.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43(6): 95-105.
- [53] 罗媛月, 刘秀文, 张会萍. 易地搬迁对移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来自宁夏“十三五”搬迁移民的证据. 宁夏社会科学, 2023(4): 126-134.
- [54] 兰夏晨皓. 农地流转、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D]. 海口: 海南大学, 2022.
- [55] Dai W H. Study on the employment enhancement path of migrants relocated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cadem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Social Sciences, 2024, 6(1): 7-10.
- [56] Baker J, Bitariho R, Gordon-Maclean A, Kasoma P, Roe D, Sheil D, Twinamatsiko M, Tumushabe G, Heist M, Weiland M. Linking protected area conservation with poverty alleviation in Uganda: Integrated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at Bwindi Impenetrable National Park. Hauppauge: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13.
- [57] Abbot J, Guijt I. Changing views on change: participatory approaches to monitoring the environment. UK: IIED, 1998.
- [58] 张维泰, 张海霞, 宁满秀. 移民搬迁对林区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基于川西高山林区水电工程移民的调查数据. 林业经济, 2023, 45(3): 5-20.
- [59] 唐小平, 邱胜荣, 蒋亚芳, 张博琳, 白玲. 国家公园科学保护内涵与弹性管理策略. 国家公园(中英文), 2024(10): 650-659.